

# 無條件基本收入

## ——歐洲社會福利改革的實驗

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使個體生活獲得保障。沒有了失業的威脅，個體的生活方式得以擺脫政府或雇主的規範和限制，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支配時間，選擇自己喜愛的工作，發揮自己的才能。如此，才是有尊嚴的生活，人也因此成為真正自由的人。

黃鳳祝

在經歷了一系列的組閣危機之後，二〇一八年六月，意大利組建了歐洲的第一個民粹主義政府。新總理孔特（Giuseppe Conte）上台伊始，即宣布在任內大幅度提高政府支出，降低稅收，適時引入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。

所謂無條件基本收入，就是不論貧富，國家定期為每位公民提供同等數額的基本生活費，由政府財政負擔全部費用，同時取消原有的社會福利。歐債危機以

來，歐洲原有的福利國家制度受到衝擊：一方面，緊縮政策導致歐洲各國的社會福利不斷縮水；另一方面，有條件的社會福利政策使受助者陷入「高福利的貧困陷阱」，限制了生活的想像力。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為歐洲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方向。

### 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實驗

在意大利新政府提出這一構想之前，

歐洲已有多地進行了類似的實驗。二〇一三年，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運動在瑞士率先興起，發起者認為保障公民的基本收入是一種人權，可以使全體國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。關於基本收入的具體金額，運動的倡議者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模式：十六至六十五歲的成年人每人每月領取二千五百瑞士法郎，兒童和退休者減半，同時取消現有的養老金、失業金以及其他社會福利補貼。二〇一六年夏天，瑞士舉行全民公投，就是否把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寫入憲法進行表決，四分之三的瑞士公民投了反對票。

二〇一五年，自由派和保守派組成的芬蘭政府為了解決不斷加劇的失業問題，決定在芬蘭進行一次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的實驗。政府選擇二千名失業者作為實驗對象，以兩年為期，每月無條件發放八百歐元的固定收入，同時取消失業金、住房補貼及其他社會救濟。實驗旨在了解失業者在獲得基本生活保障後能否積極投身職場。除了芬蘭之外，荷蘭的烏得勒支、馬斯特里赫特、格羅尼根、西班牙的巴塞隆拿以及德國的柏林等城市都在進行類似的實驗。無論貧富與需求差異，每位公民按

時獲得同等的基本收入，而無需接受政府監管機構對私人事務的審查。這一看似具有烏托邦色彩的理念並非歐洲左翼思潮的產物，而是自由主義思潮的衍生品。

自由主義者認為，無條件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收入，有助於實現個人的財務自由和真正的個人自由，進而激發個體的創造力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。反對者則擔心這一機制使人變成懶漢：獲得基本生活保障的國民將會放棄工作，不再從事社會生產，進而導致經濟衰退。

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的理念受到新自由主義者和經濟界的推崇，主因如下：首先，由公共財政為公民提供基本收入，雇主無需再為雇員繳納養老保險、失業保險等費用，工資成本由此降低；其次，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簡化了社會福利發放的方式，有助於政府降低官僚體系的運作成本；第三，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抵消了現有的社會福利補貼，規避了自上而下的社會財富再分配；第四，在公民基本生活獲得保障的前提下，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有望更加寬鬆。芬蘭政府進行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實驗的目的，就是鼓勵失業者接受低薪工作，削減政府社會福利部門的管理崗位，平衡政府的財政支出。

歐洲工會等左翼力量是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的主要反對者。德國左翼黨明確表示，即使要引入這一機制，也應保留現有的社會福利補貼，同時實行嚴格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。基於高昂的公共財政成本，這一方案目前並不具有現實意義。

### 基本收入不等於基本需要

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所遵循的經濟原則，不同於資本主義雇傭關係的工資原則，無關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，也有悖於馬克思所主張的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」。馬克思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：個體的能力、生理狀態及所處的環境各不相同，需要和權利也有所不同。在他看來，社會的權利是不應該平等的。所謂各取所需，是指個體根據需要提取社會資源，而非根據意願任意索取。當各取所需成為可能，勞動就不再是一種謀生之道，而是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。在這種條件下，人可以獲得全面的發展，生產力也因此提高，社會財富也會不斷增長。

與按需分配不同，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實踐，沒有顧及個體間的外在環境、生活狀況、生理需要以及精神需要的差異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無條

件基本收入更具有可行性。

瑞士全民公投否決了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，芬蘭的實驗也將於今年年底結束。身陷債務危機的意大利新政府，能否兌現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的政策諾言，還是一個未知數。雖然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在實踐中步履維艱，但是作為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一種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前瞻性。

隨着工業生產的數字化和自動化，未來越來越多的人工生產將被機器人取代，由此導致大規模失業。在「工業4.0」時代，現有的福利國家制度極有可能不堪重負。為了維繫社會穩定，政府必須對社會福利措施進行改革。希臘前財政部長、經濟學教授瓦魯法基斯（Yanis Varoufakis）指出，瑞士公投是針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所採取的預防措施。在未來社會中，機器人代替雇員生產，創造社會財富。機器人除了自身成本、能量消耗和維修費用外，不會進行其他消費。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為社會福利制度的變革提供了一種思路，使公民在數字化時代享有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，同時確保個體參與公眾生活。

（作者為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、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。）

◎